

中港關係不突破，死路一條

馮煒光

朋友在政改方案通過後對我說：「我只要求泛民幫我頂住佢地（指中共），我只想保護我現時擁有的自由，不希望晚上突然給人拍門抓走（指二十三條），我不求什麼突破、進步，因為反正我們點都唔夠阿爺玩。所以你說的一步一腳印，積小勝為大勝去爭取民主，我無興趣。」我反問：「按妳的說法，我們這一代還勉強守得住，食從前香港剩下的老本，但下一代點算？」對方沒有回應。

你危害國家安全，你為大頭嬰出頭便判你擾亂社會秩序，專政機關成為貪官污吏打壓正義聲音的工具。這種管治作風，又怎不叫香港人憂心忡忡。然而，香港和中共的博奕是自《中英聯合聲明》簽定以來便注定要做的事，因為你不和她博奕，便出現不進則退的情況。

試從中央角度看時局

若把這種「坐困圍城、但求偏安」的心態比喻為一場世界盃足球賽，香港隊在面對中共隊時只想死守求和，然而球賽不止九十分鐘，還有加時，還有射十二碼，而且我們還要和其他球隊拚得失球，這些球隊包括上海隊、台灣隊，以至新加坡隊。我們香港隊因為先驗地認為自己一定鬥不過中共隊，於是便死守求和；但到了二〇四七年時，賽例可能會改變，到時香港會因為球隊內耗太多，毫無入球而給其他球隊比下去。當然有些球員可以像我的朋友一樣隨時選擇離隊（指移民），但不能離隊的球員、工作人員，他們怎麼辦？

今次政改博奕便是一個很好的嘗試，民主黨提倡的方案在最後一刻鐘贏得了北京的同意，從實質上改變了功能團體的含義。今次政改宣告了二十八個傳統功能團體的喪鐘響了，因為就算北京他日死抱功能團體，傳統功能團體都必須朝新增區議會功能組別這個方向走，我稱之為新「九組化」。當然，若你以一個原教旨主義的角度來看問題，認為不管怎樣改，只要是功能團體便不接受。那我不禁要反問：我們反對功能團體是因為她的名字，還是因為她的實質？

筆者對這種「圍城偏安」的心態不敢苟同。说到底，中共的往績不佳，而且今時今日，內地還是蠻不講理，你為豆腐渣學校出頭便判

我反對功能團體因為她有三大原罪：小圈子，權貴大晒和「奉旨保皇」。倘若我們把功能團體掏空了，直選化、新九組化，這樣小圈子沒有了，一公司一票的權貴大晒現象沒有了，這樣選出來的所謂功能團體又怎可能「奉旨保皇」呢？

政治很多時要看名和實的。當然我必須強調，這不是我心中的理想民主政制，我還是支持一人兩票的，一個是分區直選，一個是全港一個大選區，兩者的提名權和參選權都是開放的。當然有人便會反問：阿爺會同意嗎？

這便回到剛才說的「圍城偏安」心態問題。倘若不拋開這種心態，我們永遠跳不出猜度阿爺會否同意的怪圈！我建議香港人應客觀估量阿爺在處理香港事務時的核心利益，這樣才能掌握下一步如何和阿爺博奕的訣竅。

內地視野包括三個主要方面：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？如何理解香港在中共施政中的位置？如何評估香港對中國的正面作用？由於這幾個都是十分宏大的題目，不是我們一篇評論可以涵蓋，筆者先淺談一些看法。

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，這在香港泛民內部便有很大分歧。有些人認為，共產黨說到底都是不安好心，那不如趁著還可以罵她時，臭罵她幾頓，發洩一下也好。

然而，發洩完後，香港會變好嗎？我認為，中共是中國的執政黨，她對內往績極差，但對香港，她尚算恪守「一國兩制」，至少她不敢動用專政力量隨便抓人，連中共最關心的國家安全立法，二〇〇三年不是在香港觸礁了嗎？

或許有人會說，中共早晚會垮台，我們應撐下去，迎接勝利的來臨。倘若你能像筆者一樣經常往返內地公幹，對內地民情有較多感性認識的話，我只能說：中共經常在內地給人私下大罵，但要把她說成像一百年前滿清一樣奄奄一息，一觸即破，卻實在說不上。

因此，我會視中共為可見將來對中國和香港事務有極大話語權的政黨。我不會低估她，但也不會如一些評論員一樣把中共描繪成無所不能，整個政改都是她幕後導演的一場好戲。至於中共在香港的核心利益，我認為為不要因為中國的GDP急速擴大，香港所佔份額不及一九八〇年代中英談判時這麼大，便低估香港的作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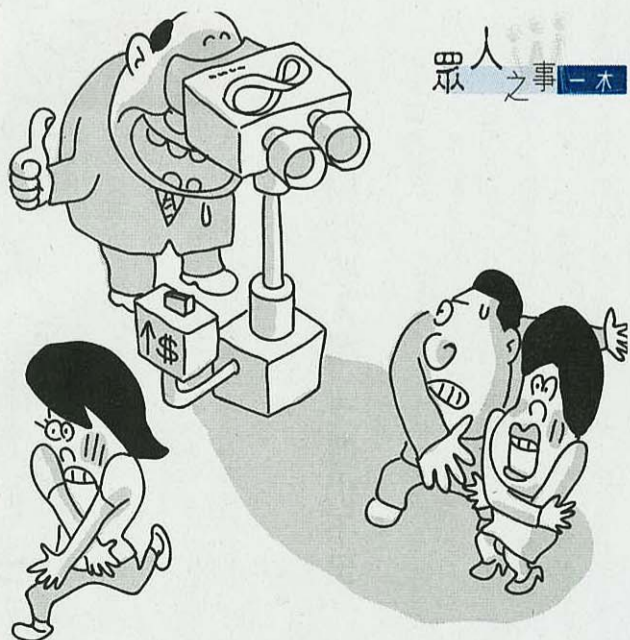
在一定時期內，香港的股票市場始終是中國重要的集資地。近日A股不振，中國證監便放風說：要讓中小型國企到香港上市，因為若不如此，中國A股市場會雪上加霜。此外，上周一（七月十九日）簽定的《人民幣業務清算協議》，鞏固了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。

在這個大氛圍下，中國有求於香港作為一個人民幣離岸中心，中國又怎可能不營造一個較開放的政治環境呢？這方面其他城市難以取代香港，澳門太細且缺乏金融基建，台灣政治問題太棘手，上海的話，等於不是離岸，而且等於中國的資本賬中門大開，那時真的是涉及國家（金融）安全了。

明乎此，我們便可以憑藉經濟上對內地的貢獻來爭取政治上的空間。至於香港對中國的貢獻，我從來認為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治下唯一有真正反對黨的地方，應好好利用這個形勢對內地起示範作用。

我只是拋磚引玉，香港有識之士不妨多深化香港政界的內地視野，並將之推廣予市民，這樣我們在日後處理中港關係、十年普選立法時便更可知所行止，有理有節。

南區區議員



物恩伯警